[编前] 12月23日是我市已故著名书法家潘知山的生日。去年下半年，身染沉疴的潘先生以疲弱之力，手写下《书法伴随我一生》。在文中，他回顾了自己学书经历，能给人以启发。我们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书法伴随我一生

■潘知山

我从小喜欢写字、画画。

记得小学一年级开始学写字就用毛笔，课桌右角总是摆放着砚台、墨和笔。后来虽然有了自来水笔，但桌上摆放“文房四宝”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

小学至高中，做作业、记笔记，后来都改用自来水笔，但我依然会在课余时间，用毛笔写写、画画。那时，不知道学书法要用字帖，书店里也几乎买不到字帖，只是看着老师的字，学着写。

我就读的启蒙小学在三垟村（原平阳县宜山区红光乡，现苍南县龙港镇）薛氏宗祠里，学校只有薛孙培和梁慕颢两位老师，他们的字都写得很好。祠堂的中厅是学生集合和活动场所，厅堂后的墙壁上是梁老师书写的‘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集体、爱护公共财物”18个大字，楷体红字，字大如斗，至今记忆犹新。梁老师还能写一手宋体美术字，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村里到处有梁老师写的口号标语。

有一天，梁老师来到我家老屋前，架起梯子，在墙壁已涂好蛎灰的一条十几米长的白色带上书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帮他按着梯子，仰看着他写字，心里也在比划着。因为不打格子，字越写越大，但总是觉得笔笔有力，自然有趣。老师的这些字，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书法种子。

高小转到湖前小学，学校也是办在宗祠里。湖前是乡镇所在地，是个集市的地方。地方大了，见识多了，班级里多了几位收藏小人书和会画画的同学，其中一位叫杨茂昌，多才多艺，他的小人书数量之多，品位之高，在当今收藏界也可称独占鳌头。那时，他画《三国》、《西游记》、《水浒传》里的人物，均能栩栩如生形神飞动。我非常羡慕他，于是也暗暗地学着画。一次，我将画好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图贴在家里的板壁上，却被爷爷撕了下来，爷爷说，把妖精画贴在家里不吉利。从此，我不敢画人物，改画花鸟。每逢休息天、假期，除了帮助父亲干农活和拔猪草、拾树皮等杂活外，有空就一定到上埠陈绍锁同学家，和他一起画画。画上有题诗，还有印章，都照样写、照样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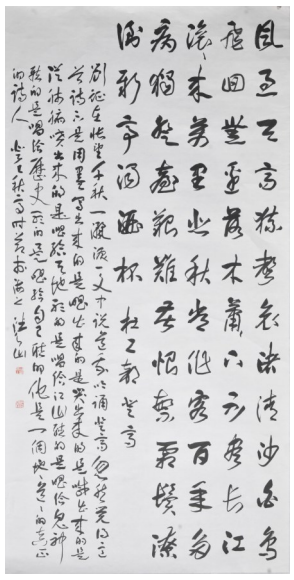
我初中母校是宜山中学，离家10多里，住校的，每周六回家一次。当时正遭遇三年自然灾害，生活极端困难。同乡12位同学被迫辍学，只剩下我一个；因为父亲的坚持，我没有停学，天天以菜瓜代饭，拼命学习。除学习文化课外，依然以极大热情向美术老师陈子安学习画画。由于品学艺技全面发展，我被同学们选为学生会主席，被推为全校学习标兵。1962年10月，我在宜山街新华书店以两角捌分钱购得第一本字帖，即柳公权《神策军碑》选录本，后又买了黄自元《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字帖，从此走上临帖学书道路。

1963年下半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瑞安中学。学校里有很多字写得很漂亮的老师和同学，时时引起我的兴趣，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平时做功课大家都用钢笔，而我的课桌上依然摆放着石砚和毛笔，课余我总要拿毛笔写写、画画。在高中三年里，有三件事对我学习书法产生过较大影响。

一件是1964年秋，我第一次参观玉海楼，第一次看到郭沫若先生为玉海楼题写的楼名、题词和对联的真迹。郭体奔放豪迈，风流跌宕，深深打动我的心。“玉海楼”三字、“玉成桃李，海涌波澜”八字，我会背临出每个字笔画的细节，也不知道临写了多少张，分给班级同学。当时连做梦都想到，第一次与玉海楼结缘，竟成了我后来一生为之辛劳工作的地方。从此，只要是郭老的字，以及报刊上发表的名人书法，我都会剪下来，贴成一本厚厚的集子。

第二件就是长期为学校门口长廊两边几十米长的黑板报校刊抄写文章，画题目上、刊头，这就成了我学习书法和画画的实验园地。平时，我又经常到图书馆修补图书，书写各种书体的封面，还原旧观。

第三件事就是1966年毕业前夕，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县前头大批判专栏，都必须投入大量时间以至夜以继日地抄写和设计，锤炼了我对线条的运用能力和快捷速度。我的书法兴趣就在这段历史巧遇中得到发展。



参加工作后，又是从事与书画有紧密联系的博物馆工作，这对我的书画技能和鉴赏能力要求更高。在工作中又接触到更多古代书画作品，聆听启功、谢稚柳、刘九庵等文物书画鉴定专家的教导，眼界的提高，要求自己必须长期坚持临帖。无论秦汉晋唐，无论篆隶楷草，见名帖就临，五十年来从未间断。

1982年1月，我参加了浙江省第一次书法家代表大会，亲眼看到沙孟海、谭建丞等老一辈书法名家挥毫泼墨，结识了一批青年书法家。归来后，即创办少儿书法学习班，倡组东溪书会，组织书法协会，与青少年朋友和书法爱好者共习经典，共探书道，教学相长，不知疲倦。曾为西山烈士陵园、万松公墓、华侨公墓等书写成千上万块青石墓碑。书法作品曾多次参加全国、省、市大展，并多次获奖。曾担任温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瑞安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特别值得高兴的是，一批批学生从学习班出来，考上大学，走上工作岗位，分布在世界各地，仍然热爱书法，继续发挥作用。现在我已经退休，但对书法的学习热情仍不减当年。如果说，艺术之道，可以自觉成才，那么书法是放在第一位的。

书法伴随我一生，书法成为我生命旅途的知己。我爱书法，因为学习书法能掌握、发挥线的微妙变化，创造出令人陶醉的水墨世界。坚持长期训练，能够锻炼坚韧的意志，专心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

不是一个人在读书

■林李

近日，K君像只勤劳的小蜜蜂，在我耳畔‘嗡嗡’唠叨个不停，讲的都是关于《大秦帝国》这本书的事儿。我平常就喜拿书来消遣，听K君唠叨多了，想读这本书的心情，就像春雨后的柳芽儿悄无声息地萌发。

再次碰面，K君索性拿出《大秦帝国》电子书，读起她颇为推崇的评说儒家的段落。若慢火炖肉酱越熬越香，这般熏染，读“大秦”之心日益迫切，另辟蹊径，我开始在喜马拉雅听书。K君得知后，兴致勃勃，凝神屏气听完第一集后，像名侦探夏洛克一样大胆推测小心求证，判定所说内容非原著所有内容，而是节选。之前我与K君共读《芈月传》电子书时就发现其为盗版，书中内容似是而非。走的路多了，慢慢练就了一双辨识真假的火眼金睛。得知这样一个结论，听书热情便如暗黑夜空中的星光迎来黎明，终究归于黯然，听书节奏开始慢下来。

然而还是听完18集，更何况，8岁小儿喜羊羊也加入到了听书队伍。喜羊羊喜围棋，常拿我练手，败者以我居多。一日早餐，正听着《大秦帝国》，我佯装：“喜羊羊，你知道我最近在听什么书吗？”故弄玄虚后，切入正题，告之，和你下棋，战术不对，经常被打败。所以我在学习我们中国古代很会打战的一个国家，叫秦国，学习他是怎么运用战术打败对手的。你可别听，万一听了，还是比我厉害，我就赢不了你了。果然，喜羊羊同学很认真地听起来。后来，我又使出欲擒故纵之计策，“钓”喜羊羊上钩一起看电视剧《大秦帝国》，喜羊羊很喜欢商鞅这个人物，不断夸其变法之彻底。如此，天天，听着，看着，说着……《大秦帝国》成了我和喜羊羊美味早餐小菜和亲子阅读对象。

书算是囫囵吞枣地听完了。开始看电视剧《大秦帝国》，有裂变、纵横、崛起三部，从秦献公欲收复河西之地开始看起，宏大的战争场面，紧张紧凑的故事情节，生死相托的君臣相知……引人入胜。

现在见到K君，我成了那只勤劳的小蜜蜂，滔滔不绝讲述着电视剧内容，K君以为电视终究是不如书的。我们各持己见，一场关于《大秦帝国》的‘战火’在我与K君之间燃起，唇枪舌剑。最后，在一杯我们都热爱的手冲肯尼亚咖啡的苦与香中，一笑泯恩仇。读书如喝咖啡，初入口苦且涩，尔后甘且甜，唇齿留香，久久不能散去。

我不满足于听书和看电视剧，实在是需要一套正版的书来验证书讲的好与否，电视改编的好与否，我太想知道这其中的一样与不一样了。当足足有40厘米宽30厘米长的一箱子《大秦帝国》摆放在我面前，一排黑色封面装帧的《大秦帝国》映入眼帘的时候，我如获至宝，上面放着两张地图：《大秦帝国形势图》、《战国诸侯形势图》，还有一本书《大秦进阶手册》。我立马将那两张地图和书拍成照片微信给了K君。K君当机立断，中午见面吃饭，研究战局，没有地图看不清战国的风云变化。

书，还在读着，我急不可待地要与学生分享。课堂上，我右手高举着《大秦帝国》，讲述着自己与大秦帝国的缘起，一双双明眸善睐熠熠发光，听得似痴如醉。少言寡语的涂景轲举手，说，他看完了《大秦帝国》一套整整17本书。

听书，看书，看改编的电视剧，和喜羊羊聊，和学生谈，和K君论……一段时间里，开口闭口都是《大秦帝国》，K君说我走火入魔了。我不是一个人在读书，不只用一种方式去读书。今早听樊登讲《梁漱溟先生讲孔孟》，说到古之学者做学问多为己，今之学者做学问多为他人。我不是学者，然而我希望读书首先是愉悦自己。